

林婷婷 劉慧琴——主編

歸 屬 雁

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

HOMING BIRDS

東南亞是華人移民最早落腳的地方，
也是70%以上世界華僑華人總人數聚居的最大塊版圖，
在東南亞十一個國家當中，
尤以新、馬、泰、印尼和菲律賓的華人對居留國的社會和經濟發展，
產生了巨大且重要的影響力。

Selected Chinese Women's
Writings in Southeast Asia



雁

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

HOMING BIRDS:

Selected Chinese Women's Writings in Southeast Asia

林婷婷・劉慧琴◎主編

臺灣商務印書

新萬有文庫

歸雁——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

作者◆林婷婷・劉慧琴主編
策劃◆加拿大華人文學學會
發行人◆施嘉明
總編輯◆方鵬程
主編◆葉韻英
責任編輯◆徐平
美術設計◆吳郁婷

出版發行：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電話：(02)2371-3712
讀者服務專線：0800056196
郵撥：0000165-1
網路書店：www.cptw.com.tw
E-mail：ecptw@cptw.com.tw
網址：www.cptw.com.tw

局版北市業字第 993 號
初 版 一 刷：2012 年 1 月
定 價：新台幣 420 元



ISBN 978-95705-2661-5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萬卷書籍，有益人生

「新萬有文庫」彙編緣起

臺灣商務印書館從二〇〇六年一月起，增加「新萬有文庫」叢書，學哲總策劃，期望經由出版萬卷有益的書籍，來豐富閱讀的人生。

「新萬有文庫」包羅萬象，舉凡文學、國學、經典、歷史、地理、藝術、科技等社會學科與自然學科的研究、譯介，都是叢書蒐羅的對象。作者群也開放給各界學有專長的人士來參與，讓喜歡充實智識、願意享受閱讀樂趣的讀者，有盡量發揮的空間。

家父王雲五先生在上海主持商務印書館編譯所時，曾經規劃出版「萬有文庫」，列入「萬有文庫」出版的圖書數以萬計，至今仍有一些圖書館蒐藏運用。「新萬有文庫」也將秉承「萬有文庫」的精神，將各類好書編入「新萬有文庫」，讓讀者開卷有益，讀來有收穫。

「新萬有文庫」出版以來，已經獲得作者、讀者的支持，我們決定更加努力，讓傳統與現代並翼而翔，讓讀者、作者、與商務印書館共臻圓滿成功。

臺灣商務印書館董事長





白舒榮

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曾任中國文聯世界華文文學雜誌社社長兼主編等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副監事長、香港《文綜》雜誌副總編輯、中國作家協會臺港澳暨海外華文文學聯絡委員會委員、北美《世界華人週刊》常務副社長等。已出版《白薇評傳》、《十位女作家》、《自我完成自我挑戰——施叔青評傳》、《熱情的大麗花》、《回眸——我與世界華文文學的緣分》等。合著《中國現代女作家》、《尋美的旅人》等。主編多種叢書。

序言 「終於把祖宗的文化烙在身上了」

讀《歸雁——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

蒙慧琴學姊和婷婷文友青睞，囑我為她們新主編的《歸雁——東南亞華文女作家選集》寫點文字。接到她們的信之時，我正埋頭趕寫一本待交的書稿。本當婉謝，卻又捨不下這份友情。

「這份友情」，歸於兩位主編。在編選出版了《漂鳥——加拿大華文女作家選集》後，她們又再接再厲，不辭辛苦，為東南亞華文女作家們發聲。兩本書的編選，只有付出，無計酬勞，全然出於推動海外華文文學創作的執著。兩位行俠的文學義工，令我感動和尊重。

捨不下的「這份友情」，還屬於東南亞華文女作家們。她們中有我不少相交多年的好友，也有聞名而未曾謀面的新朋。

在華文文學這塊園地耕耘三十多年，可謂緣結五洲四海，相識幾遍天下，其中尤與東南亞華文文學界的交誼既久且深。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後，從受新加坡一個文學團體之邀第一次邁出國門至今，雖然也

曾開會或出訪踏足臺港、美歐、日本等地，但亞熱帶的東南亞國家始終是我光顧最頻密之處。東南亞十國中，除緬甸、柬埔寨和老撾外，都曾因華文文學出訪或會議多次來來往往。

我還有幸作為受邀貴賓先後出席過亞洲華文作家協會舉辦的會員代表大會，和「亞細安華文文學營」舉辦的會員雙年代表會。兩會雖是兩個組織機構，但其成員國，前者以東南亞為主，後者全系東南亞國家，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印尼、汶萊、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十個國家裏有八個成員相聚，尚缺的柬埔寨和老撾華文作家，他們也已在積極聯絡溝通。

這些不同形式的交往，讓我目睹了東南亞華文作家們對華文創作付出了怎樣的努力。

在定居海外的五千萬炎黃子孫中，東南亞占了五分之三。數量堪稱全球之最。

由於政治和經濟的原因，歷史上有些國家曾經發生過嚴酷的排華迫害。

泰國軍政府時代，政治上的反共連帶將華文教育視為共產主義宣傳，進行嚴格限制。印尼專制軍政府更將漢字和漢語書與黃色書籍、毒品、槍支彈藥同等對待、列入被禁違者同罪之列。在長達三十二年的排華災難中，仍有不少華人像從事地下工作似的，冒死偷偷教漢語、學漢語、讀漢語書，頑強地捍衛中華文化，使漢字和中華文化沒有被消滅。

有道是人生何處不相逢。

《歸雁》入選女作家六十八位。腦海中粗粗按文學社團人數估算，東南亞的華文作家，或者寫作人，小說也該有數百位吧，女作家在其中當占一定比例。六十八之數，顯然有遺珠，但就我的認知，比較重要的女作家基本包括在內了。《歸雁》是選本，不是全集。兩位遠在加拿大的主編，跨洋越海收集東南亞的作品，如果不是電腦時代，該是何等艱巨的工程。

以散文為主角的《歸雁》，妝點了少量小說文本。在華人第二代移民作家為主陣的行列，亦有零星新移民荷筆出征。

這些女作家有家庭主婦、華文教師、大學教授、報刊編輯、醫生、畫家、飯館老闆、企業掌門……身分形形色色。

相較於中國大陸，或歐美華人新移民，在東南亞華人身上保有更多中華文化傳統、儒家溫良恭儉讓的美德，多見於女作家們的為人和為文。

展讀《歸雁》，花團錦簇，題材各異，輯分為四，可一言以蔽之，篇篇都是情。人情，物情，親情，文學情，故園情，家國情。情情深濃。

展讀《歸雁》，無論寫人還是記事狀物。女作家們各獻其技，各逞其能。文筆或平實素樸，或溫婉華美。篇篇錦繡。

這些東南亞華文女作家，讓我動心處，還在於其身家性命雖然紮根異國他鄉，卻難



陳鵬翔

筆名陳慧樺，廣東普寧人。又筆名林寒澗、林莪等。馬來西亞覺民中小學畢業，一九七九年獲臺大比較文學博士。曾任臺灣師大英語系教授，世新大學英語系創系教授兼系主任，東南科技大學應英系主任，德明科技大學應外系特聘教授，現任佛光大學外文系創系系主任。曾與友人創辦星座詩社、噴泉詩社和大地詩社，著有詩集《多角城》、《雲想與山茶》、《我想像一頭駱駝》和《在史坦利公園》、散文評論集《板歌》、文學評論集《文學創作與神界》和學術論著《主題學理論與實踐》。學術研究編著十數種，中英文學術論文將近一百篇，散見於國內外權威學報及雜誌。事蹟收入中國及國際名人錄數種。

離散中的主體與中華文化的散播／轉譯

一邊閱讀、一邊欣賞完收編在《歸雁》這本選集裏的六十八篇文本後，我心情非常的激動，後頭所要說的話應看作是一位旅人在瀏覽完綺麗的風景後所作的一些反思。這些文章有出自當地被選為最受歡迎的十大作家之手，亦有出自較少見諸媒體的作者之手筆，不管她們採取了哪種文體——散文或是小說——來抒發她們的情愫，我發覺她們的心是熾熱與真誠的；她們確實是有話要說、要抒發！由於這些作者散佈在不同的國家，她們所見證的、所面對的事件／物當然不可能一樣，也就是說，她們作品的內容必然會呈現多樣化的姿態。

自編選者林婷婷和劉慧琴的輯別命名，尤其是給整本選集的命名過程來剔測，其實她們已經在給文本的內容作了歸類：第一輯的「故土心結」和第二輯的「異域新枝」在意旨上有些悖逆或者互補，第三輯的「親情無涯」和第四輯的「熙熙和鳴」在意旨上後者似有增補前者之功效。這麼說來，書名「歸雁」似已變成一個極具象可又極抽象的符具了；具象一點說，暮秋天氣漸趨酷寒時，野雁即聚眾南歸，然後到了春暖花開時節，牠們可又糾眾北返。換言之，雁群在這南歸、北返之間，牠們必然會在各地流下爪痕，而這種季節性的流動當然極富象徵意義。

我這篇小論／代序只擬從選集中抽選出十來個相關的文本來探討「離散的主體」和「文化散播／轉譯」這兩個主題。這是時下相當夯的兩個主題，而且都跟目前散居各地的華人的身分／屬性以及他們的作為密切相關。文化的散播／轉譯一直都是很實質地存在的現象，離散的主體／主體的離散也一樣，端視我們要如何看待它們而已。先說「離散」（diaspora）這個詞兒，它所指陳的觀念直指猶太人與其文化，它所夾帶／隨的觀念含有強烈的「猶太性」（Jewishness），這跟中國人向來所強調的「重土安遷」和「落葉歸根」截然不同（當然，這也不是說歷史上華夏民族就沒有遭受過外族的欺侮）。自《舊約聖經》裏的記載得知，猶太人是一個飽受壓迫、欺侮的民族，〈出埃及記〉裏所記摩西帶領古猶太人穿越紅海逃出埃及，今已證實是一歷史事實，他們之被追殺確實是外力強加於他們身上的大災難，「離散」自此就變成他們身上的「烙印」／「胎記」。同樣地，歷史上華夏民族同樣曾經遭受過異族的追殺統治，五胡亂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換言之，離散對許多民族（甚至人類）而言，它可是一個實質性的現象。以今日的科技、資訊時代來觀察人類／們的遷徙流動，「離散」可又有了新意新解。我在一篇題作〈張錯詩歌中的文化屬性／認同與主體性〉裏曾經引用了陳國賈反思海外華人世界主義身分的看法，他認為離散可作為華人新身分的一個理想策略，一群抱持世界主義者新身分的華人正在冒起，而這群世界主義華人的新身分特質有三：其一為精神依歸的多元性（multiplicity），其二為不同生活的融合性（hybridity），其三則為因應前二者概念而

生的「立場」（positionality），其新身分係隨著不同的場合和不同的「觀眾」而不斷改變。其實，在當今這個地球村時代，吾人搭乘飛機，幾個鐘頭就可從一個洲飛到另一個洲，如果你有需要，你也可以在一個地方多待一段時日。在此情況底下，你我的認同都是流動的，都是「隨遇而安的」；到了一個新地域而不能設法投入／融入，你的情境一定會相當地尷尬而不安。在獲得這樣的透視力之後再來看看這本選集裏的文本，我們發覺第一輯裏的心楓在〈三城〉裏寫到家人常在馬尼拉、臺北和香港之間穿梭來往；同一輯中林樺的〈梅雨〉，其中書寫涉及蒙太奇筆法，亦即作者把對上海和曼谷的描述並置（范鳴英的〈異樣的月光〉亦用了同樣的手法，本文下段論述文化散播時會再討論吳文）。坦白說，這三個文本即已涉及離散及流動的自我認同問題。同樣地，第四輯裏張琪的〈兩頭都是家〉涉及的不只中國大陸和菲律賓，還有她的娘家臺灣；還有同一輯裏蓉子的〈榴槤情結（外一篇）〉，她涉及了中國和新加坡，還涉及童年短暫居留過的馬來西亞。這些文本都顯著地告訴我們，作者的自我認同是流動的。總之，在此地球村時代，這種流離狀態顯然是很自然的一種境況，這幾位作者都應是擁有世界主義者新身分的華人的代表。

這本選集裏有許多文本都涉及中華文化的傳播／轉譯，亦相當深入地展現了書寫者在傳播／轉譯（化）中華文化過程中的堅韌精神與可愛／可敬的角色。在東北亞甚至東南亞某些地區，儒家思想可說影響深遠，甚至可說是華人生活中的集體無意識，可華人

在散播／轉譯其文化過程中，由於誤解或其他原因，有時也會遭受到打壓。在這本選集中，除了第三輯沒有篇章涉及中華文化的傳播／轉譯之外，其他三輯都有篇章或多或少涉及這個議題，茲羅列在此：第一輯有吳文君的〈「荒屋學堂」出來的漢語老師〉和范鳴英的〈異樣的月光，一樣的情〉，第二輯有杜鷺鶯的〈一棵草，一點露〉，第四輯有李惠秀的〈歡樂組曲〉、林素玲的〈糖在茶水裏溶化了〉和寧冷的〈迷思〉。在這六篇散文當中，杜鷺鶯在其文本中提到在菲律賓，近年來眾多移民的到來雖然已帶動了菲華文藝創作的活絡，可事實卻是，「有特色的菲華文學作品卻越來越少」，因此菲華文壇的前景顯然還是令人深感擔憂；此外，她又提到在此地球村時代，東西文化的匯通是非常重要的，而且絕對有其必然性。在〈糖在茶水裏溶化了〉這一文本中，林素玲曾多次提到中華文化在菲律賓的融匯與傳承，而她又引用了易中天的話說：「中國的文化傳統其實從來沒有中斷過，只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通過不同的渠道在延續。」換言之，她對中華文化各種層次的傳播／轉化都深具信心。

在尚須探討的四篇文章之中，范文寫得最短，她應用蒙太奇並置的手法，把對故鄉臺灣的思念與菲律賓的風土人情同時展現在吾人面前；然而，就在她設法融入當地社會的同時，她也不忘批判家鄉社會的政治瘋狂。最重要的是，她堅定執著的信念是：「只要有中國文化傳承的地方，就會有一群最好的人在鋪設著全中國人的理想。」這個信念「讓『她』切切實實的知道中國文化的可塑性和厚實性」。無獨有偶，就像她這麼樣執

著於傳播中華文化的還有同在菲律賓橋校執教的李惠秀。李在〈歡樂組曲〉一文裏寫到她近四十年來一直都在負起「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任務，其實際內容係竭力傳承以及弘揚中華文化。她也在文中提到一九七六年馬可仕總統為了消滅華文而採行的菲化僑校政策，把一週教授華文的時數減至兩小時，可今由於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緣故，菲國政策略有改變，華校的數目已增至一百三十餘間，而李老師在艱苦中為弘揚中華文化及傳授中國語文所做的努力，確實令人動容與敬佩！

最後在吳文君的〈「荒屋學堂」出來的漢語老師〉和寧冷的〈迷思〉之中，我們又見識到華人在不同的國家為弘揚中華文化而盡心盡力的情形。寧冷原居住臺灣，大學數學系畢業後原投身國際貿易工作，後與夫婿移居菲律賓而從事華教工作，而其在菲國傳播與弘揚中華文化所作的努力可真叫人敬佩與動容。她以兩個例子來敘說其在居住地散播、轉化中華文化（尤其核心儒家思想）的成效。其一為採取各種方法來教導一位名叫李羅丹的菲裔學生，他從連一個中文大字都不懂的情況下學習中文，十年後他竟然能在畢業典禮上用中文致謝詞；另一位叫Rencie，她是一位七歲大的菲律賓女孩，應該是小羅丹的再版，初試啼聲時就一舉拿下華語講故事比賽的第二名。此外，寧冷亦在文中提到亞洲四小龍在經濟起飛並帶動國家的富庶之後，這些國家的人民並未因此而驕橫起來，這就具體而微地展示了中華文化以及優質的儒家思想的軟實力。其實，她沒有講到的是，儒家思想本來就是這些國家人民的集體無意識，勤奮而且勇於任事本來就是華人／華裔

的特質，而這些特質正好具體而微地展現在我最後所要討論的吳文君的文本之中。

吳文君出生在邊陲的泰國南部，務農的家庭由於生活貧困，排行第八的她跟其他七位兄姊大都連正規泰文小學教育都無法完成，那更遑論去學中文。可就在她八歲那年，她的「福氣」來了。突然之間，他們村裏從馬來西亞來了一位業餘漢語教師，村民即合力把一間荒屋裝修成一間課室，一時之間，村裏那些沒有機會進正規學校的小孩就都被送到這個「荒屋學堂」來學中文。吳文君就這樣在「荒屋學堂」學了八個年頭的漢語，再加上兩年自修，她終於在一九六九年杪通過了泰國教育部舉辦的中文師資合格考試，實現了她長久以來所欲達致的人生目標——成為一位合格的漢語教師；後來又憑藉著勤奮進修，她終於如願取得了師範大學的學士學位以及後來的現當代文學碩士學位。我這則簡短的敘述不僅是要用來突顯吳文君那種令人刻骨銘心的奮鬥精神，更重要的是要導出激勵她發揮能量的根源所在：在他們兄弟姊妹進入「荒屋學堂」之後，她父親常常語重心長地對他們說：「我們是炎黃子孫，雖然遠離家鄉，但祖宗幾千年傳下來的語言文化總不能忘掉啊！」這種激勵她的話竟變成她勇往向前衝刺的動機，而在她榮獲碩士學位走出大禮堂那一刻，她似乎聽到父親在天之靈在向她喊話說：「女兒啊，你真棒！……你終於把祖宗的文化烙印在身上了，爸爸高興，爸爸覺得驕傲！」現今吳老師不僅在泰國學校任教，亦在泰國華文師範學院任教，她跟其同儕一直都在為振興華教以及弘揚中華文化而努力。我相信任何人在讀到吳文君這個文本時，他／她們一定會深受其中

所洋溢著的奮發精神所感動。

我在上面的討論主要是採取議題／主題式的方式來論述，如果僅僅只遵照《歸雁》的主題分輯而言，則第一輯的「故土心結」主題就應可剖析為懷古、懷舊、懷友和崇古等；第二輯的「異域新枝」可表為半融入或是全融入、或是如魚得水般融入居住地等；第三輯的「親情無涯」則可剖分為父母情、兄弟情、友情、同胞情和同男／女情等；第四輯的「熙熙和鳴」則可剖析為感恩惜福、生命之樂章、國際化與多元化和世界主義者新身分等，這些所謂主題（已盡量避開本文所探討的兩個主題）和次主題大體上都可以在書中找到一些文本來加以申論。換言之，我若要再挑選兩三個主題來加以論述，則我這篇短文的篇幅可就會大量膨脹，這可不是我日今所要做的事。另一方面，如僅就文章的風格學來探討書中六十八篇文章的文采，其實僅是把它們分門別類就已經不容易，更何況要來仔細剖析個別作家的風格，那可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在此我只能說，收在這本選集中的好些文本，它們的文字火候可說已臻至千錘百鍊的境界，而不管這些文字係以清淡或是以華麗為主，最重要的還是它們所蘊含的情感／情懷，那才是真正令人感動的地方。

這本集子雖說是以散文為主，可集子中的三篇短篇小說非常有特色。它們是孫愛玲的〈玉無緣〉、詩雨的〈扒手〉和姚念慈的〈生命不會有Take Two〉。詩雨這篇篇幅最短，只有八百多字，是所謂的極短篇。寫的是一位西裝畢挺而且開著嶄新轎車的男士，

他在採購水果時反手捉到一個小扒手，後來在警署的求證過程中，他終於發覺，這個瘦弱、臉色飢黃的十二三歲小孩竟然是他的前妻所生，也就是他自己的兒子。這篇短文的敘述就此截止，留給讀者的是無限的想像空間。不管怎麼說，這個文本當然是一個小三故事的逆寫，在懸疑之中洋溢著人性。孫愛玲的〈玉無緣〉寫的是一個三角戀，她的鋪敘平穩而老練，最辛辣的描述也只有「我情不自禁吮吻著她的身體」這麼一句話，當然這句話也應當足以描述「我」與玉逍遙之間的愛戀關係。姚念慈這個短篇採用了魔幻寫實主義的技巧，把男主角周志彬在吃了安眠藥後被送到醫院急救的過程寫成他的靈魂已脫離軀殼而去，變成了一個「透明人」來觀察醫院內的急救過程；他甚至發覺病床上躺著的自己是「一個二十四、五歲左右的青年」。這篇短篇採取場景並置且又安排得似真似幻，我覺得它最令人動容之處應該是周志彬對至親撫育之恩的省思。

華人散居世界各個角落，從過去直到如今，在東南亞地區的人數一直都是最多的，而且他們對各地區的貢獻都是有目共睹的。在目前中國大陸和平崛起的時空底下，在這些地區推展華教以及華文文學的發展可能受到的阻難／打壓顯然已少一些，可距離蓬勃發展與花飄果墜的境界顯然還有待努力以赴。不管怎麼說，林婷婷和劉慧琴能為這個區域編輯出這麼一本選集，這應該是一個很重要的貢獻兼起點吧。